

大眾文庫

回憶錄之二

1

了了時小的我憶回

蕭瑜 教授 著

藝文誌化事業公司編印

藝文誌月刊登記證 —— 開話林

藝文誌月刊登記證 —— 內版台誌字二〇七一號
大中華出版社登記證 —— 內版台誌字〇八九七號

回憶我的小時了了

著者：蕭瑜

發行者：藝文誌文化事業公司
大中華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南海路八號四樓

郵政劃撥帳戶：六三五七號

電話：三六八〇三五一四二〇

印刷者：興豐印刷廠

地址：台北市松江路二六巷十四號

電話：五四五一一六四七

(國內各書局均有代售)

版權印所必究

中華民國五十一年十月再版

大眾文學

回憶小時候

一

回憶小時候的了了

蕭瑜 教授 著

藝文誌化事業公司編印



S9003735



每冊定價

S

013735

K825.4
909

蕭瑜博士著

回

憶

我

的

小

時

了

了

大藝中文華誌出版社印行



S9003735

大謹止於天下而爲公説賢與衆講信修睦
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儻若家
所安壯家所用弱家所長鰥廩孤獨廢疾
醫猶家所養弱家分鬼家歸復惡其畜于
坎也不以藏于己也惡其不出于身也不
爲己是故課閑而不饑盜闖亂賊而不作
苟外戶而不閉是謹大同



蕭瑜先生的書法——禮運大同篇

前言

蕭瑜博士，幼有神童之稱，壯遊歐美各國，貫通中西文化。往常為本刊執筆撰稿，近著「回憶我的小時了了」，經本刊連載後，復經中央日報國際版轉載，達十七天，各方爭相閱讀，佳評如潮。

近世紀以來，我國有兩大劇變，第一是由君主專制，變為民生法治，第二是由農業社會變為工業社會；蕭博士生長於專制時代農業社會的家庭，從回憶中把這一時代的社會、禮教、人情、風俗、甚至學術思想，用真摯動人的筆法，敘述親切有致的事實，流露出機敏、感動、幽默的智慧光芒，老年人讀了可以勾引過去的回憶，中年人讀了可以有若干比較，時代青年讀了可以得到若干啓示，在此高唱復興固有文化聲中，誠屬不可多得之作品，特為彙印成冊，以供愛好者欣賞。

編者謹識 民國五十八年雙十節

回憶我的小時了了 目次

一、有趣味的問題……	九
二、從在搖籃裡說起……	一三
三、斷乳的鬪爭……	一四
四、曾宮保、九宮保……	一五
五、小寶寶救了我……	一六
六、加入母黨愛護母親……	一七
七、桃塢塘、松竹梅……	一九
八、經四黑鬍子嫁女……	二一
九、小型的密格郎史——方碧叢……	二七
十、澧六舉人——蕭家坤的「道德鎮守使」……	三十
十一、書香世家、讀書便佳……	三四
十二、紅頂花翎、收檢狗糞……	三七
十三、三歲半入家塾……	四〇
十四、一家振作、三聲俱備……	四八

十五、秋收冬藏、一樣是忙	五六
十六、要作詩先學做對子	五九
十七、情竇初開、私愛鳳姐	六四
十八、胸口山做會酒、大吃牛肉	六八
十九、弱小心靈、審美進步	七四
二〇、男盜女娼、出「西光月」	七七
二一、西光新月、出自家塾	八〇
二二、南岳進香、人山人海	八三
二三、廳堂對聯、常浮腦海	八七
二十四、大題目、走小路	九〇
二十五、戊戌政變、庚子拳禍	九四
二六、祖父之喪、福壽全歸	一〇一
二七、初到長沙、進洋學堂	一一一
二八、分析組合、搞通作文	一一九
二九、回到縣城、續上小學	一二三
三〇、兩部文集、一位恩師	一二六

- 三一、小學畢業、稱洋秀才 一三一
三二、獨赴長沙、自打天下 一三七
三三、入同盟會、革命排滿 一四七

附 錄

- 中國文化使者蕭子昇 一五五
食學怪傑蕭子昇 一六〇
蕭子昇播種、愛蘭娜開花 一六三
蕭瑜博士的「情」與「藝」 一六六
「入室弟子」趣讀 一七〇
張大千與蕭子昇的「畫」和「詩」 一七一
蕭瑜的書法（禮運大同篇） 一七四
蕭瑜的速寫畫 一七四

回憶我的小時了了

蕭瑜著

一、有趣的問題

「請問你一個有趣味的問題：你本身經歷的事，所見所聞，所思所感，能回憶早到你的什麼年齡？」不知爲什麼，我從小便喜對人提出這個問題？六七十年來，所得答案，盈千累萬，而又各不相同。多數是回憶到五六歲的時候，少數是回憶到一兩歲。最少而又最少的，是回憶到他們經歷在一歲以下的事。我的一位母舅，他堅信有人能回憶到前生的事。他說他的一位朋友確實能記到他前身的遭遇。我的母舅是正人君子，謹言慎行，所說必有所據。但他是崇拜道教，常搞鍊丹鍊劍這一套的。他所說的那位能回憶前身的朋友，或是心理上每種錯覺所演成。我很懷疑真的有人能回憶到前生的事；我也懷疑人的生命有沒有它的「前生」。

二、從在搖籃裡說起

心理學家告訴我們說：人生最早的事，最普通最多數的是回憶到他的五六歲時候

的舊事，此外都是例外和特殊了。

我本人就是一個例外。我今年快晉七十六歲了。昨日前日的事，今日回憶，已多模糊。但我回憶七十四年前躺在搖籃裡的事，却又歷歷如在目前。

我睡的那隻搖籃，是用竹子編織成的一個長橢圓形的籃子，下加木架及着地的四個鐵輪，精美堅固。這是母親第一胎生我大姐時，外祖父送來的大批禮物「獎品」或「慰勞品」中之一。我母親在二十年中，生了兒女十胎，男女各五人。每生一孩，須搖着此籃一年，搖籃又休假一年之後，再接受它的新任務，我是第四個它承接了的小主人。

我很感覺在搖籃中蕩漾的舒服，我離開在母親懷抱中吃奶的時候，就在搖籃裡躺着，躺着自會睡着，睡着自會醒着，醒着就貪搖着，如無人搖着就立即使用我的武器——哭着。哭的結果，或是抱起來吃奶子，或是搖着，總是勝利的。不知用的什麼方法，我又學會了喊一個搖字，時常從搖籃中發出了命令：搖！或者喊：媽媽！搖！時常由我的小姑母和大姐幫着搖，她們有時不耐煩搖，搖的不是蕩漾，而是衝激。我就反抗，號啕大哭，哭到母親來接換搖着，或把我抱起喂奶爲止。

後來大了，母親告訴我，我開始學會走路，祇有十一個月左右，並預言我將終身奔波勞碌，要旅行得很遠。又我發音喊媽媽搖呀等，在我出生七八個月就會了，並預言我會喜歡說話，但我後來也不喜多說話，更非長於言辭，雖酒逢知己時，也滔滔不絕。

鄉間夏日，蚊子甚多。搖籃上必擰蚊帳，我極反抗使用蚊帳。母親大姐她們都要等我睡着之後，才偷偷地把蚊帳掛上。每次醒來，我看見又被一層蚊帳掩蒙，大有受欺上當之感，號哭是當然的；還哭的有些傷心喪氣，須要母親很多好言安慰，並給以奶頭的實惠，我才稍稍甘心。這都是後來母親告訴我的。我自己如今所還記得的，是對那層帳幕蒙蔽的厭惡心情，我常用小腿伸高去踢開牠，我也記得常常是先用腳猛力踢開，然後再報復示威——號哭。

我最喜歡夏秋間，全家在院子裡月光下乘涼之時，把我搖籃也搬到大院之中，月光之下，我們全家在歡笑談論，我能在月光下搖籃裡安靜幾個小時不要搖，我很想月光來到搖籃裡一塊兒玩，一塊裡睡，常常因為這樣想就入睡了。（後來母親告訴我，搬搖籃到月光下大院中，是夏秋間天極炎熱時的事，這時我將近一歲了，因為我生於陰曆七月。）

我第一回看見月光的時候，我想是一個大實心雞蛋，圓圓的，白白的，我想它會落下來，會落到我面前，我想舐它，吃它，常在這種期待中睡着了。

我在搖籃裡最大的記憶，是我很激烈的反抗離開搖籃而把我睡在大床上的一幕。我們鄉間的習慣，小孩祇睡搖籃一年，周歲日，白天做了周歲酒，（大規模的有親友幾席酒菜歡宴）就在那天掛起搖籃，夜間送上大床睡眠。白天獨睡，夜間伴了母親同眠。我

生日那天，午飯後就要睡了，在母親懷中已睡覺了，母親將我送上大床，上床時我忽然醒了，看見四周都不是我的安樂窩——搖籃，而是一個陌生的境界，我大哭了。我還喊着：媽媽！搖呀！媽媽說：「今天你一歲了，有這樣多客人來恭喜吃酒，你是大孩子了，你應睡大床了，不要哭了，怪難爲情的！」我聽了哭的反而更傷心，最後還是祖母出來調停，把那隻搖籃仍然取下來給我睡。夜裡，母親睡前把我的搖籃安置在大床靠邊，她自己睡在大床邊緣，她用右臂伸出搖我的搖籃，搖到我睡着了她自己才得安眠。我醒的時候多，一醒就喊「搖呀！」知道她一夜之間，要被我吵醒多少回呢？我那時又那裡知道這是吵擾她的睡眠呢？

後來，一夜，暴風狂雨大作，雷聲震天，電光閃閃，一直射入我的搖籃，射到我的臉上。始而我掙紮着，閉了眼睛不理會它，後來雷聲更大，閃光更多，似乎滿搖籃都是閃光，而條條閃光，都對我正射而來！如同來了許多尖刀子！我抵抗不住，便開始哭了，喊媽媽了。媽媽就趁此機會，把我抱上大床，睡在她的懷裡。一面安慰我，還一面威嚇我，她硬說這些閃光都是爲我下射的，因爲大孩子睡搖籃，雷公不喜歡，所以加以懲罰。我對她這些威嚇，雖然未必心服。但母親懷裡的溫暖，立即感到舒服並不在搖籃之下了。從此便安眠大床，直到今天，已安眠七十五六年了！

後來母親告訴我，這場送我上大床安眠的大風暴，是在那年十一月，是我一歲零四

個月了，至今每逢風雨雷電交加之下，我被驚醒時，還想尋找在母親懷裡的溫暖！

三、斷乳的鬭爭

我滿周歲後第二件大鬭爭，是爲的斷乳，鄉里習慣，孩子吃乳，也以周歲爲度。周歲之宴，賓客大用酒肴，孩子也有一席位，喂吃粥類甜食。並先說明，開始上席吃了粥類甜食，以後即不再吃奶。這好像是個預約條件。我在未吃時點頭承認了，但吃完了立即否認，要去母親懷裡吃奶。此時四圍的人都譏笑我，說大孩吃奶是醜事。我聽見他們每個人的話，但一句我也不信，不聽，我照樣要吃。結果，還是母親開恩給我奶吃了。

爲我斷乳是一件最難的事了，先在母親奶上塗了苦味，我一樣的吃，祇頭一兩口是苦的，以後奶頭苦退，又是甜的了。後在母親奶上塗了辣味，我看見奶頭皮上有些奇異的顏色，我自己用指頭拭去。我要求母親洗掉這些顏色。他知道我發現了「舞弊」的秘密，他們無法騙我了。他們乃將稀粥多加沙糖，並加甜膏點，每隔一兩小時，便讓我吃饱一頓，飽到我自己再不想要吃奶子，便得到一個甜蜜，和平而自然的解決。後來母親告訴我，這是我生後一歲半了的事，我如今回憶那些甜點心的味道，還覺津津有味。自此東西南北，周遊四方，如看見店子裡有與那時同樣的糕餅，我必立卽買食。

四、曾宮保、九宮保

我家與曾國藩同縣，我家湘鄉縣下里，曾家湘鄉縣上里，（湘鄉縣全境分上中下三里）我們鄉間士農工商所有的人，叫曾文正爲曾宮保，叫曾忠襄公爲九宮保，我兩歲左右便聽慣了叫這兩個名字，我自己也會叫這兩個名字。我知道是兩個人名，而且他家與我家相隔也不會太遠。但我不知道他們已經不在世，我還時常希望他們可能來我家作同客人。我很想看看他們的像貌。因爲家鄉族上有很多跟他們打過「長毛」的人，不斷有人說他們的故事，我很愛聽，也聽慣了。

我曾祖父去世了，一天，大家都報告，說曾宮保家要來送祭席弔喪了，我格外開心和關心，老是打聽那天會來。我以爲曾宮保本人會來，我想看看他。家中忙於喪事，也沒有人告訴我祇送祭席來，他本人不會來，而且那時他本人已經不在人世了。

後來，曾家弔喪的祭席果然來了，來了許多外鄉佬，我向帶我的老媽偷偷的問着那一位是曾宮保？老媽祇說曾宮保沒有來，我很失望，我的曾祖父在曾家當過家庭教師，還是曾文正的祖父出名請去的，在什麼年間？在我曾祖父任漣濱書院山長之前？之後？我一概數典忘祖，至今全無所知。我曾祖父喪事的大場面，當時看熱鬧的情形，我也毫無回憶。祇因曾宮保沒有來，沒有看見他，我失望的深刻，至今記憶猶新。後來，我母

親告訴我，我那時因失望而無精打采，如同病了一樣，好幾天才恢復過來，這是在我兩歲多一點的事。自此，便更喜聽鄉下人打過長毛的，說他們親身的經歷，及曾宮保的掌故。到民國初年有位大師楊懷中先生說：長沙有一位李肖聃多記曾文正掌故。我私記其名，但無從找到那位李肖聃。直至我三十歲後國民政府成立之初，我任農礦部政務次長，我到任時，看見部員名冊上，李肖聃正是部中一位秘書。我私心歡喜，等李秘書來見我時，我即問他對於曾公掌故的研究。但亦未得有何異聞。或因他初見長官，不免有些矜持。或因我自己自幼所聞已多，他所知者，在我已覺不足爲奇了。

五、小寶寶救了我

在我兩歲多的時候，常聽我母親說兩句話：「小寶寶，救了我，」她有時哼着，有時唱着，有時拍拍我對我說，有時指着我對人說，我知道「小寶寶」是叫我，但不知道「救了我」是什麼意思，我想她是在唱歌吧，我也學着唱，或一個人學着哼，但常把救字唱成糾字，或「求」字。我的大姐，小姑母，有時爲我更正聲音。

我將這兩句話當作歌唱，在什麼時候都唱，在什麼人前都唱，就在最嚴肅的祖父同父親前面我也這樣唱着，他們不罵我，祇是微笑，我也不知道他們是笑我唱得好，或者是我唱得壞。後來，我在外來的生客面前也唱起來了，祖父母就禁止我不許唱了。